



爱的沙漠

——莫里亚克选集

爱的沙漠

——莫里亚克选集

爱的沙漠

【法】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著

责任编辑：管筱明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

198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538,000 印张：24·125 印数1—41,500

统一书号：10109·1542 定价：2.20元

序 言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885—1970）是法国当代享有盛誉的杰出作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他毕生致力写作，作品囊括小说、诗歌、散文、剧本、政论、述评、日记等各种体裁，卷幅浩繁，不下百种。他的作品中尤以小说著称，他的几部名作很有现实主义特色，是法国二十世纪文坛上的瑰丽鲜花。然而他是一位天主教作家，他的文艺观和美学观都带有宗教色彩。他的小说中或多或少、时隐时现地表达了他的宗教思想。因此，在我国推荐他的作品时，既应肯定他的艺术成就，又要使读者了解这位作家的思想，有分析地对待他的作品。本文就是试图在这方面作一些初浅的尝试。



莫里亚克的故乡、家庭和青少年时代对他的创作具有深刻的影响。作家在八十高龄时曾回顾说：“二十岁以前的经历象一扇大门把我关闭在内，这个时期的所见所闻后来都成了我创作的素材。”因此扼要地介绍一下他的故乡、家庭和青少年时代，对研究莫里亚克的作品是很必要的。

莫里亚克的故乡在法国西南部的吉隆特省。该省的西部为

朗德平原，覆盖着茂密的松林，垂直的海岸线上布满了隆起的沙丘和湖泊，北部多丘陵和沼泽，加龙河和多多涅河在该省合流，经吉隆特河注入大西洋，两河流域的黏土地带盛产葡萄。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北部的各大城市都已实现工业化，而吉隆特省的省城波尔多却仍是一个商业城市，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主。市内也有一些食品工业，酿酒和制桶业比较发达。这两个行业对莫里亚克家族的兴起有重大的关系。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诞生后的十年(1885—1895)，该省的葡萄曾经遭受病虫害的严重袭击，加之港口设备陈旧、船舶未能及时更新，波尔多的经济曾一度出现萧条。其后的十年(1895—1905)，经济有所回升，但与北方各大城市相比，仍显得贫穷落后。因此在年轻的莫里亚克看来，波尔多是个“死气沉沉、与世隔绝、令人窒息的城市”。

莫里亚克家族的兴起是十九世纪法国外省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缩影。弗朗索瓦的曾祖父原是一个制桶匠，后来逐步购置地产，一八四〇年成了拥有马拉加尔庄园的地主。虽然如此，他对伊坎堡的侯爵仍自称臣仆，把每年新摘的芦笋奉献给他。莫里亚克后来写道：“他把等级、劳动和节俭作为自己的信条。”弗朗索瓦的祖父进一步扩大了家业，并在朗贡修建了颇有贵族气派的莫里亚克堡。他娶了朗德平原的名门大户拉佩尔家的闺秀为妻，得到了一笔巨大的遗产：朗贡酿酒作坊和两河平原的三千公顷松林。当时外省的富裕家族都用这样的婚配方法作为扩充家产的一种手段。祖父把土地视为命根，临死前囑咐在他的墓上撒上一杯马拉加尔庄园的黏土。弗朗索瓦的父亲让·保尔·莫里亚克不但经营酿酒和木材业，而且还兼营信贷业。弗朗索瓦的祖辈都醉心务农经商，发家致富，无暇顾及学

习文化，直到弗朗索瓦的父亲才有上学的机会。他勤奋好学，反对因循守旧，倾向思想自由，是个共和主义者。可惜在弗朗索瓦还只有二十个月的时候，他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然而父亲的形象通过亲属的言谈还是印入了儿子的脑海。

弗朗索瓦的母亲克莱尔·莫里亚克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确信美德能招来财富，所以家教极严。她有五个子女，弗朗索瓦最小，也最受宠爱。丈夫去世后，她带着儿女离开朗贡住到了娘家。她的父亲——弗朗索瓦的外祖父是波尔多市的一位富商，专营印度的衣料和披肩。外祖母笃信宗教，对小外孙进行了极其严格的宗教教育，使弗朗索瓦的幼小心灵打上了天主教的印记。

父系和母系的思想常常在弗朗索瓦的心中引起激烈的对抗。对此莫里亚克曾作过如下的描述：“在我的心灵中，死去的慈父总是抗衡着母亲灌输给我的一切。（在屋子里父亲曾执意把伽利略、哥白尼和笛卡儿的画像悬挂在母亲放置的神像对面。）当母亲谈到我所略知一二的莫里亚克家族的情况时，她总是带着批评的口吻，如果不说带有敌意的话。”家庭影响中两种不同思想的矛盾和冲突有助于发展弗朗索瓦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能力，为日后小说家的艺术深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莫里亚克在他的《政治回忆录》（1967）中说：“我的文学天赋具有双重属性。”这就是说，他的文学才华来自保守和反保守的两种思想在他头脑中的不断斗争。

弗朗索瓦就读的小学和中学都是教会学校。他是一个求知欲极强的学生，特别爱好文学，喜欢阅读巴尔扎克和雨果的小说，更喜欢朗诵十九世纪下半叶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和韩波的诗句，对十七世纪天主教思想家巴斯卡尔和古典主义悲剧大师

拉辛的作品尤其爱不释手。这些作家的思想、风格对日后莫里亚克创作道路的形成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莫里亚克自幼身体瘦弱，性格内向，但是对大自然和吉隆特省的乡村风光怀有深厚而亲切的情意。每次回农村度假，他总喜欢在松林和湖泊边作长时间的散步和遐想。他对身边的事物具有敏锐的观察和分析能力，经常把自然景色、祖辈的家庭纠葛和自己的感受记录在笔记本中。正如对莫里亚克颇有研究的安德烈·朗利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艺术家从童年起就开始采集周围人物的脸谱、身影和话语；记下他感兴趣的形象、轶事和谈吐……这个在无意中背叛家庭的孩子，在无意中偷听、偷看、偷偷地记下了日常生活中发生的那些阴暗和复杂的事情。当时他是无意识的，然而这一切却在他的头脑里繁衍生长，并在日后为他的创作效劳。”

总之，莫里亚克的青少年时代在各方面都为未来的小说家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二

一九〇六年莫里亚克在波尔多市勒勃朗中学文科毕业。一九〇七年，考入巴黎文献典籍学院后，他便告别了慈母和故乡，来到他梦寐以求的首都。这位文弱书生的心中早就憧憬着巴尔扎克小说中描绘的巴黎社会了。沙龙、报业和书商吸引着他。在巴黎，他尽情享受着精神生活的自由，同时又时刻思念着家庭和故乡。由于文献典籍学院不能满足他对诗文的爱好，

所以一年后他即自动退学，以便专心致志地研究文学。

他从二十岁起开始写作。当时的文人都把诗歌视为文学的最高体现，因此他也以习作写诗作为开端。一九〇九年和一九一一年他相继出版了最初的两本诗集：《合手致意》和《告别青春》。《合手致意》问世不久，便得到了著名作家、议员莫里斯·巴雷斯的赞誉。他在写给莫里亚克的信中热情洋溢地欢呼“一位真正的诗人诞生了”，接着他在《巴黎回声报》上著文推荐莫里亚克的诗集。巴雷斯在另一封信中指点青年诗人，“要独倡自己的风格。”并且鼓励他说：“请您相信，您的道路是广阔的，前途是光明的。”

自一九一二年莫里亚克开始创作小说。一九一三年，二十八岁的文学新手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戴锁链的孩子》。作品塑造了一个在波尔多度过童年，带着窒息的回忆，满怀火一般的热情走向社会的少年形象。显然这就是作者的自我写照。同年，他与雅娜·拉丰结婚。一九一四年，他带着夫人和第一个孩子回到波尔多，并在那里发表了第二部小说《镶红边的白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因中学时代患过胸膜炎免于服役。然而，一九一五年他自愿报名参加了战地救护队。他随军一直开往希腊，后因染上疟疾于一九一七年被遣返回国。接着他在法国西南风景优美的阿尔卡雄和卢尔德等小城镇进行治疗和游览。大战结束后即重返巴黎，继续写作。这时，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一九二〇年他发表了第三部小说《血和肉》。一九二一年第四部小说《优先权》的发表标志着莫里亚克以描绘故乡的资产阶级作为小说主题的开端。但是这些小说都没有引起社会重视，发行量从未突破三千册。

莫里亚克于一九二二年发表的《给麻风病人的吻》揭开了

作家进入成熟期的序幕。故事的梗概如下：让·佩罗埃尔长相极丑、身体孱弱、得不到异性的喜爱。他在极端自私的父亲——朗德平原上的豪门地主的驱使下娶了年轻美貌的姑娘诺埃米为妻。诺埃米非常厌恶让·佩罗埃尔，只是由于父母贪图地主的财产才不得不从命出嫁。婚后，夫妻生活极不愉快。不久，让·佩罗埃尔发现诺埃米对他的关系如同给“麻风病人”的吻一样，纯粹出于妻子的义务和怜悯。于是他每天去看望身患肺病的朋友，盼望染上这个不治之症（十九世纪末尚未发明抗痨药品），尽早离开人世以结束妻子的痛苦。但是当他将要达到目的、奄奄一息的时候，却又因发觉年轻英俊的医生热恋着诺埃米而万分嫉恨。但是丈夫死后命运又迫使诺埃米拒绝了意中人的求婚，她只得面戴黑纱，孤独地在朗德平原的松林里为亡夫守寡。作者满怀同情地写道：“那树干的切口上流着红色黏液的无数松树，那一片片的沙丘和燃烧着的朗德平原将和监狱一样把她终身囚禁。”这部小说写得十分感人。书名本身就发人深省：是谁强迫十七岁的漂亮少女去和“麻风病人”接吻？是谁把她推入了暗无天日的枯井？作者通过诺埃米的不幸遭遇揭露了资产阶级性虐待狂者的罪行。这部作品中描绘的朗德平原上的松林，在往后的小说中反复再现，成为莫里亚克作品中不可缺少的画面。这部小说问世后立即引起公众的重视，受到了共和国总统的称颂和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保尔·瓦莱里的赞扬；头四个月即畅销一万八千册。三十七岁的莫里亚克从此蜚声文坛。其后的十年间，他陆续完成了许多以外省的资产阶级家庭悲剧为题材的小说。

一九二三年发表的《母亲大人》是莫里亚克进入创作成熟期后的第一部杰作。故事同样发生在朗德地区。女主人公费利

西黛·卡兹纳夫（让·佩罗埃尔的姑母）是一个具有变态心理的母亲，畸形的母爱使她把儿子费尔南长期留在自己的身边，不让他成家立业。然而年逾五旬的儿子还是娶了年轻的家庭教师玛蒂尔德为妻。但是母子的疏远仅仅只有几个星期，儿子仍因摆脱不了母亲的羁绊，回到了她的身边。直到玛蒂尔德因患产褥热孤独地去世后，费尔南对母亲的态度才有了转变。他从缅怀亡妻发展到仇恨母亲。费利西黛因失去了儿子的爱，受到了莫大的精神打击，也在不久后与世长辞了。母亲死后，她的形象却又重新浮现在费尔南的脑际，继续起着保护这个年老低能的儿子的作用。在这部小说中，莫里亚克通过变态母爱导致的不幸，揭示了资产阶级占有欲的极端膨胀所造成的恶果。这部作品在艺术上也有很深的造诣。作家娴熟地运用了内心独白和追叙的手法，细腻地展示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写情写境的巧妙结合又使作品具有诗一般的意境。

继《母亲大人》之后，莫里亚克于一九二五年发表了《爱的沙漠》，并且获得了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这部作品主要在写作技巧上显示了作家的艺术才华。沉溺于巴黎夜生活的主人公雷蒙·库莱热通过恍惚的回忆，展现了他在波尔多度过的青春时期，以及他的父亲库雷日医生的为人和遭遇；追述了父子二人因同时热恋寡妇玛丽亚·克鲁斯所发生的戏剧性冲突。通篇除了运用追叙和内心独白外，还吸收了莫里亚克十分推崇的作家普罗斯特的意识流的表现手法，把往事和现实巧妙地结合起来，写得哀婉动人，别开生面。这部小说的格调十分低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法国部分知识界的精神猥琐和思想空虚。法国文学界认为，《爱的沙漠》这一书名足以概括莫里亚克全部小说的主题；因此常常用它来统称莫里亚克的作品。和这

部小说同年问世的是作家的第三个孩子克洛德·莫里亚克，今天他已成为法国著名的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了。

一九二七年，莫里亚克发表了又一部名著《黛莱丝·德克罗》。黛莱丝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聪敏而自负的姑娘，她的父母出于门第观念把她许配给她的表兄——朗德地区一户庄园主的儿子贝尔纳·德克罗。此人不仅其貌不扬，而且对妻子冷若冰霜，他所喜爱的只是地产和打猎。整日憧憬爱情的黛莱丝生活在这个牢笼般的家庭里感到极度苦闷。她暗地里篡改了丈夫的药方，加大了剧毒品的剂量，企图缓慢地把他毒死。事发后，她被押送法庭。贝尔纳因怕家丑外扬，有损家族荣誉，因此在预审时出庭作证，证明妻子无罪，达到了“撤销诉讼”的预期目的。然而诉讼的撤销并不能平息丈夫的怨恨。于是他把妻子幽禁在松林中的偏僻小屋内，以示惩罚。当黛莱丝的身心受到巨大的折磨后，贝尔纳又把她带到巴黎，让她独自流落在街头。

莫里亚克的这部小说是对资产阶级门第观念的一次强烈挑战。小说表明黛莱丝是这种门第观念的牺牲品，门第观念是黛莱丝全部不幸的总祸根。莫里亚克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的书稿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仅想用妻子毒害丈夫这件事来说明，法国的资产阶级为了门第和宗族荣誉正在作出无休止的牺牲；隐藏一切罪孽，掩盖一切家丑，只要不为人知，可以扼杀个人的一切幸福。”

在这部作品中，莫里亚克又一次出色地运用了追叙和内心独白的技巧。故事以撤销诉讼为开端，黛莱丝毒害丈夫之前的全部情节都是通过女主人公从波尔多法庭回到故乡阿尔热鲁斯的途中，在火车和马车上追溯自己的犯罪动机和经过时再现

的。往事和现实，沿途的河川风光和人物的心理活动浑为一体，使作品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这部小说发表后引起了舆论界的极大轰动。埃德蒙·雅卢在《文学新闻》上写道：“《黛莱丝·德克罗》就是莫里亚克笔下的《费德尔》^①……这部小说超过了他以往的任何作品。”

《法兰西信使报》认为，莫里亚克可以同巴斯卡尔和波德莱尔媲美。《黛莱丝·德克罗》是一部“令人惊叹的杰作”。从《给麻疯病人的吻》发表起，莫里亚克只用了五年时间就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小说家了。

同年，莫里亚克的母亲在取得他的大姐和三个哥哥的同意后，把马拉加尔庄园交给他掌管，这对他的创作并无多大影响。他时常回到庄园去写作。不久，他的母亲就去世了。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间，莫里亚克病魔缠身，他声带长了肿瘤。在患病和治疗期间，他以顽强的毅力同时创作两部小说《盘缠在一起的毒蛇》和《丰特纳克一家的奥秘》，并于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相继发表。这两部作品是莫里亚克小说艺术的结晶，前一部写得尤其出色。主人公路易是波尔多的著名律师，同时经营股票，积累了数百万财产。但他为人吝啬，爱钱如命，心胸狭隘，嫉恨成性，竟成了全家的仇敌。以长子于贝尔为首的儿女们长期来觊觎着他的钱财，他们费尽心机把风烛残年，病入膏肓的父亲禁锢在市郊卡莱兹宅邸，对他进行严密的控制和监视。路易则在暗中策划了一项对全家实行报复的计划：在他去世的时候，剥夺子孙的财产继承权，只给他们留下一只空的保险柜。全书围绕着财产继承问题，展开

^①法国十七世纪三大戏剧家之一拉辛的著名悲剧。

了一场生死搏斗，就象盘缠在一起的一窝毒蛇。

这部作品由三封信组成。第一封信是路易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写给他妻子的自白书，长达一百多页，实际上变成了一篇写情写景、夹叙夹议的日记，这是作家对追叙和内心独白技巧的另一种运用。第二、第三封信表达了路易死后他的儿子和外孙女对老人的不同评价。充分体现了作家的创作思想。第一封长信贯穿了路易内心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他要千方百计地保持对财产的占有；另一方面他又时刻盼望着妻子儿孙对他的爱慕和敬仰。两个主题交织一起，组成了一首旋律多变、高峰迭起的交响曲，结尾部写得异常宁静，显示了莫里亚克高超的艺术天赋。

《盘缠在一起的毒蛇》问世后得到了文学界和公众的广泛赞誉。著名作家马丁·杜加尔在致纪德的信中写道，这部小说“如果不说是莫里亚克的最佳作，也至少可以认为是他的最佳作之一。”作家德里欧·拉罗舍尔在致作者的信中说：“莫里亚克先生，我刚读完《盘缠在一起的毒蛇》，我要高呼我对您的钦佩。这无疑是您的最佳作。”同日，在华盛顿任法国大使的作家克洛代尔也来信向莫里亚克表示热烈的祝贺。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法国文化语言界的最高学术机构——法兰西学士院的三十一位院士进行了选举，四十八岁的莫里亚克以二十八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院士。同年十一月六日，黑压压的人群冒着连绵的冬雨来到巴黎贡带堤岸街法兰西学士院的圆拱顶大厅，参加了法兰西学士院接纳新院士莫里亚克的隆重典礼。安德烈·舍梅克斯致欢迎词。他说：“您用基督教徒的目光审视大地和人类，唯一关心的是使他们得到上帝的拯救。您善于从人们的欢乐中洞察他们心灵的空虚。您能在一

颗茁壮的大树前发现树干已经坏死；您能透过最俊美的脸蛋，看到肉体已经腐烂……在您的艺术天地里，自封国王的人往往是衣冠禽兽，他们贪得无厌，却又被极大的痛苦折磨……您是描绘痛苦的大师。”这一盛典标志着小说家莫里亚克的声誉在法国达到了顶峰。

从那时起，莫里亚克虽然还发表过近十部小说，但在艺术上没有什么新的突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了法国进步知识界的地下抵抗运动，一九四三年他以弗雷兹为笔名发表了反法西斯的著名短文集《黑皮手册》。法国解放后，他先后担任《费加罗报》和《快报》的社论撰稿人，在政治上热情支持戴高乐将军。他是法国一九四五年后最杰出的记者。一九五二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后，他不顾一部分舆论的保留和谩骂，继续担负唤起民众的重任。他的政论文写得非常出色；他的《随笔集》（1959）闪烁着思想的火花。一九五二年后，资产阶级保守势力对他的嫉恨和攻击不断增长，然而作为小说家兼政论家的莫里亚克在民众中的声望却日益提高了。

五十年代后，年逾古稀的莫里亚克开始整理日记，撰写回忆录。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七年相继发表了《内心回忆录》，《政治回忆录》和《新内心回忆录》。这些回忆录详细地记载了许多历史事件，表达了作家的政治和文艺观点，对研究莫里亚克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一九七〇年九月一日莫里亚克与世长辞，终年八十五岁。噩耗传来，戴高乐将军立即写了一份唁函，由他的副官直接送交莫里亚克夫人。戴高乐在唁函中写道：

“……他的呼吸停止了。这象一股强大的寒流涌进了我们的心房。他的杰出才华使他不论写上帝、人类、法兰西，或是写他们的共同事业——思想、行动、艺术——都能感人肺腑，

扣人心弦，他的作品将永远受人钦佩。

“我本人对他尤为感激。因为他的作品经常使我心怡神往；因为他代表着我国的文学精萃，是镶嵌在我国王冠上最美丽的一颗珍珠……因为他曾以极大的热情、慷慨的友谊，忠贞不渝地支持过我曾从事的国家事业。这种支持的意义是我永远无法估量的。”

三

莫里亚克自幼接受天主教教育，但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在《新内心回忆录》中说：“我的一生从来没有经历过可以称为天启的任何事情。”他认为家庭对他的宗教教育是强加的，这种教育使他养成了谨小慎微，多愁善感的性格。只是由于后来的学校教育才使他没有失去宗教信仰。在这一点上，巴斯卡尔的思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一九六二年发表的《我的信仰》一书中说：“我应当为他(巴斯卡尔)作证：没有他，我就难以信奉宗教，或者确切地说，我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抵御青春萌发时期遇到的麻烦，继续维护我的信仰：在一个年轻人身上，肉欲的滋长和理智的发展总要联合起来反对基督。我感谢巴斯卡尔，因为他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越过了这些障碍。”

巴斯卡尔的思想不仅使他信奉宗教，而且使他形成了自己的文艺观和美学观。莫里亚克相信上帝是万能的、仁慈的，“上帝就是爱”。人虽有善恶之分。但是他对善了解甚少，而

对恶却深有体会。他在《新内心回忆录》中写道：“世上有恶，这是我从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切身经历中认识的，因为我熟悉世上的人；世上也有善，因为我也遇到过一些圣贤，我把他们视为‘羔羊’。”他曾不止一次地说：“心地善良的人，襟怀坦白的人没有故事可写。”所以他就刻意描绘人的邪恶。他塑造罪人，又同情罪人。他最痛恨口是心非的伪善教徒，认为正是这些教徒挡住了罪人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光明。

在文艺观和美学观方面，莫里亚克也深受法国现代派诗歌创始人波德莱尔的影响。波德莱尔认为“把恶之美提炼出来是有趣的，尤其因为这个任务更加困难，也就更加愉快”。为了“把善同美区分开，发掘恶中之美”，他于一八五七年创作了诗集《恶之花》。莫里亚克在波德莱尔的美学原则中注入了宗教因素。他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九日给他的妻子的信中写道：“我要描绘处于罪恶深渊之中的人；因为只有 在罪恶深渊之中，人们才能看见湛蓝的天空。”他在《新内心回忆录》中说得更加明确：“罪孽并不能使我们同上帝分离，相反，在我们生命的许多时刻，正是由于罪孽，幸亏由于罪孽，我们才能更紧密地同上帝联结在一起。”所以他对自己笔下的罪人是满怀深情的，他从来不惩罚他的罪人，总让他们象天主教徒那样通过忏悔得到拯救。他说：“当他们犯下最卑鄙无耻的罪行时，强迫他们抬起头来……强迫这些罪人发出象巴斯卡尔要求的那种呻吟和叹息，那才称得上美。”这些思想无疑就是莫里亚克的创作原则。

他在《小说家和他的人物》(1933)一书中说：“我确实爱我的那些阴险人物，我爱他们，正是因为他们丑恶，就象一个母亲自然地偏爱最不幸的孩子一样。《盘缠在一起的毒蛇》中的

路易和企图毒死丈夫的黛莱斯·德克罗虽然显得可憎，但是……他们都对自己不满，都意识到自己的卑鄙。”“知道自己有罪就等于赎罪。真正的基督徒的全部生活就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莫里亚克是一位“描绘痛苦的大师”、一位悲剧大师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什么他的作品如此阴暗，他笔下的人物如此丑恶的根本原因。抓住这条基本线索是了解莫里亚克作品的关键。

莫里亚克本人最满意的作品是《黛莱丝·德克罗》。他曾对当时还是文坛新兵的让·盖罗尔说：“除了《黛莱丝·德克罗》，我对自己其他的作品都不喜欢……一天晚上，我同黛莱丝在人行道边分手；那时正下着雨，从此我觉得她总是出现在我的身边。”确实，黛莱丝的形象从一九二七年这部小说问世起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因为小说家非常同情这个女人的遭遇。尤其是因为她从法庭回家的路上，不断地在检点自己的过错，但是丈夫却没有给她忏悔的机会，反而在她出了波尔多的法庭后又把她关进了家庭的监狱，继续让她备受孤独的折磨。当丈夫把她带到巴黎时，她仍抱着与丈夫言归于好的希望，但是丈夫却把她遗弃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上。罪人愿意忏悔而得不到宽恕，这就违反了小说家本人的创作思想。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最爱黛莱丝，最同情黛莱丝，最为她的前途感到不安。一九三三年莫里亚克写了两个短篇：《黛莱丝在旅馆》和《黛莱丝求医》。读者看到这个可怜女人正在过着颠沛流离的孤独生活，她越想忘却短暂的爱情生活，却越受到不堪回首的往事的折磨：“我的所作所为毒害了我自己。我的所作所为？不，就是我的那个行为。我的身子疲乏了，我的心灵枯竭了，然而不管我走到哪里，我的行为就把我围困在那里。哦，这